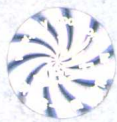


都市漫游者

文化观察

The Flaneur in the City
Reflections on Urban Culture

李欧梵 ©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都市漫游者

文化观察

李欧梵◎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漫游者:文化观察/李欧梵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7

(时代思想与艺术丛书)

ISBN 7-5633-4103-X

I. 都…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45217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cn>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市森广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5栋2楼 邮政编码:518040)

开本:850 mm × 1 168 mm 1/32

印张:6.125 字数:98千字

2003年7月第1版 200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 定价:13.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小序

最近几年,我发现自己的中文文章有点精神分裂。我对于当代文化的关注,似乎已经超过学术研究的范围,而想亲身介入,用一种较主观的文体作文化批评,所以学术的深度不足。但另一方面我似乎又不愿意放弃学院中的文化理论,甚至在杂文中也引经据典,生怕学界同行以为我已沦落江湖,做不了学者。然而我对近十年来美国学院中的“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的理论导向,也颇有不满之处,它非但不注视文化本身的意涵——特别在一个世界性的多元语境——而且往往把文化作为学院政治的符码,多以性别和种族的“弱势”立场来反对资本主义的主流文化。把这种理论用以分析美国以外的其他地区文化,免不了就有偏差,往往主题先行,表态至上,而对于细节的掌握和分析失之浅陋,而且语言过度抽象,长篇大论之余,反而不知所云。

我的这一种矛盾反应,形之于文,就表现在这两本集

子(另一本《寻回香港文化》)的各篇杂文之中。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应《亚洲周刊》总主编邱立本先生之邀而定期写就的“文化观察”专栏,本拟写完一年半载就停笔让贤,生怕自己文思枯竭之后,无法维持该栏应有的水准,然而在邱先生坚持之下又欲罢不能,目前还在时断时续地写着。持续的主要原因是该刊的读者群范围较广,地域遍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欧美华人社区,而且除了学界知识分子之外尚包括各地政界和商界的白领阶层,我想每一个写文化评论的人都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得到较广泛的共鸣,甚或引起争论,产生影响,但我又往往觉得自己属于“小众”,曲不高而和寡,所以也很少顾及自己文章的流传度。这又是另一种矛盾。

《亚洲周刊》上刊载的文章“公共性”较强,所以我很少作个人抒情式的感喟(此类文章已收入其他集子中),然而“公共批评”的文体定位比抒情散文也更困难。我不愿把自己架空——高高在上,故作客观——所以往往作介入式的论述,而这种介入的出发点就是香港。最近几年,我已经变成半个香港人:来港居住和任教的时间越来越

越长,所以亲身介入香港文化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文章的内容涉及香港的分量也越重——甚至占满了一本集子。(这也是牛津大学出版社林道群先生的主意,他多年来为我编辑文集,在此要再致谢意。)其他的文章另编成一集,则较注重某些理念(如“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讨论和香港与其他亚洲城市——特别是上海——的比较。这个“双城记”目前已成热门话题,我算是始作俑者之一,十几年前初创此意的目的是为我的上海都市文化研究(见《上海摩登》一书),开拓一个更广阔的比较空间,却没有料到我的“理论”竟被急骤变化的现实所取代,则始非我意料所及。然而,我认为都市文化的互动是多元文化的必备条件,不是你死我活的经济问题。目前香港人对上海的恐惧或嫉妒,和上海人自觉已经超越香港的自大自满,都是不必要的心态。对于我这个“都市漫游者”,任何一个有文化生机的大都市,我都有兴趣,而且乐观其成,所以最近有些上海学者批评我对于新旧上海都太过乐观,因此也产生观察和研究上的偏差。也有香港学者私下对我说我对香港太过偏爱,甚至爱之太深而责之益切。我对于这些批评都一概接受,并且欢迎进一步的讨论。我之

所以处处为当代华人的都市文化——上海、香港、台北、新加坡、吉隆坡、槟城——打气，皆是基于一种信念：我认为当代文化的范畴就是都市，而中国读者对于都市文化的认识——特别是都市文化的多元性和国际性——往往不足。五四以来，中国的城乡分歧愈来愈深，但知识分子虽大多生活在都市却处处以乡村为依归，所以才会产生“乡土中国”的心态。中国的都市文化的发展，当然是不均衡的（所谓 *uneven development*），而贫富不均和阶级不平等一向是最为知识分子诟病的现象。然而这一种基于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的批评态度，往往也对都市文化产生偏见，从道德或从经济立场出发，把都市文化的种种弊病批评得体无完肤，特别是对都市的通俗文化更视之如敝帚。如此看来，非但上海经不起这种严格的审视，而且香港可能更乏善可陈，不愧为“文化沙漠”。我个人并不赞同这种心态和立场。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对都市文化应该培养一种“文化敏感”（*cultural sensitivity*）——这种“敏感”应该是一种理性和感性、思维和形象的混合体，单靠抽象理论或印象观察都嫌不足。这两个集子中的文章，也可说大多是用来磨炼我对都市文化的敏感性，是否

有成,自当留待读者决定。我一向对自己的语言能力(特别是中文)信心不足,也许我的文体无法充分驾驭或表达我的意念和感想,在港台各散文大家面前,我只有自惭形秽。然而,能够把这么多有公共性的文化批评文章公诸于世,我自觉非常幸运。在此再次向发表过这些文章的香港报刊杂志——《亚洲周刊》、《明报月刊》、《明报》副刊及《信报》文化版——表示谢意。除此之外,我竟能在一两年间写出这么多文章,自己也觉得意外,这份灵感的来源,当然是我的妻子玉莹。我们结婚时,我曾答应把今后所写的每一本书都献给她,此二书算是开始。

2002年7月19日于香港

目 录

都 市 漫 游 者

澳门,历史幽魂的栖息地	1
马来西亚,从现代发现传统	6
新加坡,多元文化都市	11
新、马华人,新“三民主义”	15
台湾,与恶俗为邻的清流文化	20
深圳,发现文化动力	24
北京,在北大校园散步	29
上海,时尚和品味的“新启蒙”	33

上海图书馆的人文空间	37
纽约，浩劫后的反思	41
美国人 VS 纽约客	46
世界文明的冲突 ——“9·11”后的再反思	50
“零点地” ——生死场	54
“世界主义”的心态	59
“全球化”的文化争论	62
从梁启超到“世界主义”	66
全球华人与“世界主义”	70
面对尴尬的过度现代化	74
诚品好读：好书和好书店	78
知识分子的当代作用	83
报纸要寻回失去的反思空间	88
新闻不等于传媒？	93

文化杂志再现文字之美	98
诗人企业家的灵感	102
中国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	107
寻找城市的文化建筑	111
生活方式的“原味”	115
电影文化的幕后英雄	119
度假遨游历史与文化	123
奥运精神知多少？	127
多元英语势不可挡	131
国语还是普通话？	136
方言、国语、文学	140
Isaac Stern, 他奏出人文世界的奇迹	144
台湾媒体充斥语言暴力	148
奈波尔与哈金的语言艺术	152

捷克乐团奏出祖国的悲壮	156
日常生活的文学	160
叫夏天读书不要太沉重	164
读出夏天的惊奇	169
仲夏夜书城之梦	173
都市漫游者	177

澳门，历史幽魂的栖息地

澳门在外人，特别是在香港人的印象中，除了赌博之外，恐怕说不出有什么特色。当然，也有少数有心人，如香港作家也斯，对澳门情有独钟，他最近出版的诗集《东西》，就是以澳门为主题的。无独有偶，台湾诗人焦桐，向以研究饮食文化享誉文坛，这次带领我们几个作家学者到澳门旧地重游，特别介绍我们吃澳门的葡萄牙菜：焗乳鸽、非洲鸡、马介休、烧羊排、焗鸭饭和西炒饭……当然还有闻名遐迩的澳门蛋挞，除了最后一样失之交臂以外，其他皆令我们大快朵颐。

也斯介绍我初尝澳门美食，焦桐为我奠定澳门美食独有的品位，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澳门有股异样的向往，像是重晤一位年华已逝但风韵犹存的旧情人一样。焦桐手拿着那家名店的面包，未吃前对之深情凝视再三，俨然一副单相思的样子，我们在莞尔之余，也禁不住对澳门产生一股无名的敬意。

第三位导游者也是一位诗人——老友张错。他从小在澳门长大，这次故地重游，当然更是百感交集。他带我们在滂沱大雨之中穿过大街小巷，令我们有数度惊喜的发现：譬如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的地点，竟然是在澳门的一座观音庙后；又如葡萄牙航海者的保护神圣罗兰索(St. Lorenzo)的小教堂，在飒飒风中显得异样幽静；当然还有大三巴那幢只剩下一面墙壁的教堂废墟，现在竟成了旅游胜地，小贩拿着雨伞，竞相兜售照片，还要为我们照相留念。

在一座不甚华丽的废墟前面摄影留念，其意义究竟是什么？我猜大部分游客都不是天主教徒，这个景点的宗教意义并不大，但却变成了澳门的“商标”之一，遂使我不由得不联想到废墟的意义。

记得我在1980年代初游北京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孙玉石教授带我去圆明园的废墟，并合照留念。他也是一位研究现代诗的学者，与诗有缘，特别选了圆明园作为我初游北京的纪念，他说对我这个研究颓废文学的学者特别有意义。20年后，我至今对圆明园记忆犹新，印象甚至超过北京其他的名胜古迹。然而，自从那一次初游之后，我从未有再访圆明园的意愿。也许，我的脑海中早已把这座废墟（也只剩下几片断垣残

瓦)回归历史,且不论当年慈禧太后如何搜刮民脂民膏建成这座自娱的庭院,我想像中的圆明园却是八国联军正在烧毁劫掠中的琼楼玉宇,犹如古希腊时代雅典大军刚刚攻下的特洛伊城一样。

如今一切烟消云散,但这座废墟的存在却使我发怀古之幽思,20世纪的意义似乎尽在于此矣!中国文化从此受到西方列强的侵袭,几经战乱——两次世界大战,再加上一场“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文化受到内外夹攻,已经败坏得成了废墟。所以当我在“文革”后初访北京,我的心境当然也“颓废”得可以,几无任何欢乐之情可言。

曾几何时,20世纪的梦魇仿佛早已随风而逝,21世纪的中国到处歌舞升平,个个城市都在大兴土木,竞建高楼大厦,破旧立新似乎又成了都市发展的新口号,影响所及,似乎已经看不到任何遗址和废墟。北京我已多年未去,因为我心目中的北京(和上海截然相反)仍然是一座古都,它可能经不住现代化的压力,我怕这个古典美人穿上了时髦衣裳之后会变得不伦不类,而上海本来就是一个讲求摩登的贵妇人,“小资情调”再多,也不妨其本身的艳丽。

那么香港呢?我对这个城市的感情永远是错综复杂的,

这次重游澳门，突然又想到张爱玲和她那个时代的香港。如果说在张爱玲的小说中，香港是上海的“她者”，那么今日的澳门也可以说是香港的“她者”，但意义不尽相同。

我觉得，澳门可以称得上是香港的历史废墟，目前香港看不见的、想不到的仍然存在于澳门。香港到处是新建的现代化高楼，而澳门却相对地到处是废墟；今日香港几乎找不到当年鸦片战争的遗迹（当然也没有香港的圆明园），而澳门还有林则徐的遗址；香港据说正在筹建一座孙中山博物馆，而澳门早已有之；香港的英国殖民主义的影子几已荡然无存，只剩几条街名（都以鸦片战争中显赫一时的帝国主义者命名，如伊利近、士丹顿、祿甸乍），但澳门的葡萄牙文化却无处不在，从市政府和邮政局的老建筑到澳门菜肴中的葡萄牙味（由当年殖民地搜来的各种香料组成），当然还有各街坊门牌上的葡萄牙文，不知道有多少人还看得懂。葡萄牙的殖民文化，好像葡萄牙酒一样，是一种温柔的存在，令人饮来微醺，无苦味和霸气，所以不像大英帝国主义。

当然我还是忘不了澳门景点大三巴的那一面墙，它使我想到马六甲山顶上那座教堂废墟，又由此从利玛窦想到莫里逊（Robert Morrison），于是历史的幽灵愈来愈多，令我着迷。也

许,有了废墟,历史的幽魂才有栖息之所,在这一方面,澳门是一个永远让人眷恋的存在。